

甘孜日报  
GANZI RIBAO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5年3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边强

嘉绒往事

## 九大碗

◎杨全富

久在县城里生活,吃惯了县城里的大鱼大肉,就特别想念家乡的九大碗,让我牵肠挂肚。

老家在大山深处。二三十年前,谁家喜事,就需要在每一桌席上准备九个装有美味佳肴的陶瓷大碗招待客人,家乡人称这种宴席为“九大碗”,也称为“老席”。据老人们讲,过去,这里的宴席以腊肉蔬菜混炖为主。后来,随着人口的迁徙,九大碗这种宴席也随着迁徙的人群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并融入地方特色,逐渐发扬光大。

在制作九大碗时,家乡人一般就取取材,在田地里采摘新鲜的白菜、青菜、芹菜等蔬菜,再配以猪肉蒸煮。出锅后,盛在陶瓷大碗里,热气腾腾地端上桌。客人围桌而坐,一边举箸夹菜品味,一边举杯豪饮。一会儿工夫,客人都有了几分醉意,猜拳声此起彼伏,最后,有人不胜酒力,被扶着离开了婚宴场地。其中,海量者继续恋桌,直到散席才离开。整个婚宴场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小时候,一年四季,家中都是粗茶淡饭,只有到了周末时才有一顿肉食。因为肚里少油水,所以每个人的食量都极大,按老家人的说法,都是“草肚子”,难以填饱。在那时候,能吃上一顿肉食已是一种奢望,为此,只要听说哪家有喜事,人们早已做好了大吃一顿的准备。

故乡的九大碗主要采用蒸、煮的方式进行烹调,其食材以肉食为主。九道菜里有四道菜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谁家摆的宴席中缺少了这几道菜,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其一为“膀”(pàng,音译词,即肘子),其二为“煮登子”(音译词,即煮熟的猪膘肉),其三为“夹沙肉”,其四为“咸烧白”。而其余五个碗中所装菜肴,有心肺炖萝卜、圆子粉丝汤、腊肉炖蕨苔、红烧蘑菇、炖鸡块等,这些菜肴的菜品完全取决于摆宴席的主人早期对这些食材的收集程度。

那时候,谁家若要摆宴席,在两个月前,摆宴席的主人就需要做好食材的收集工作。每一天,主人都会背上大背篓,在村寨里转悠。东家要几把蕨苔,西家要上几斤蘑菇,几天下来,家中便堆满了要来的食材。而对于主人家的亲戚,不仅要准备这些素菜,还需要储备好猪头、猪肺、猪心等肉食。为此,这些人家在宰杀年猪的时候,会将这些食材悬挂于背阴处,任其自然风干。待宴席时间临近时,主人会背着大背篓,前来收集这些食材,将这些肉食食材背回家中。

九大碗的烹调过程有的稍显繁琐,有的则较简单。如腊肉炖蕨苔、心肺炖萝卜和煮登子等炖菜的烹调就简单得多。在制作这些食材前,只需要在房屋外打上几眼灶,放上几口大锅。再将这些食材切成丁,放入八角等香料,先大火猛煮,待锅中水沸腾后,再改用小火炖,整个过程一般需要十几个小时。

蘑菇在红烧前,需要用清水反复漂洗,直至蘑菇褶皱中的泥沙被完全清理干净为止。接着,用刀将蘑菇剁碎,再将腊肉切成一厘米见方的方块。锅中热油,倒入豆瓣炒香,再倒入切好的腊肉爆香。最后将蘑菇倒入,反复翻炒,待溢出香味后,倒入开水,用小火炖。在出锅前,大火收汁,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蘑菇便新鲜出炉。

## 春天,大地渐渐长出了飞翔的翅膀

◎富永杰

缝纫机渐渐在冻土里踏出了第一道金线  
草芽们正缝补着被北风啃破的衣裳  
柳枝开始兜售嫩绿  
杏花给山峦抹胭脂时  
总有些粉色扑簌簌地掉进溪流  
河流放开束缚,鱼儿们衔着铃铛

在倒影里打扮着自己

晾衣绳上的麻雀啄食着光的碎屑  
晾晒的床单,鼓起又落下,像在练习深呼吸

孩子们举着风等奔跑的时候  
整个草坡仿佛开始倾斜  
线轴松开时,天空借走了一阵风

泥土深处有什么在轻轻震颤——  
那些尚未破土的事物  
像极了准备飞翔的运动员

此刻,我们站在田埂上  
看所有的根系松开自己  
当燕子掠过新翻的耕地  
整片原野正缓缓地踮起了腾飞的脚跟

军旅人生

## 那时,我们在兵站走过

一支部队的传奇——一群军人的足迹——七十年代的军旅风采

◎胡庆和

蜿蜒的川藏公路如一条哈达飘飞在川藏高原,这条被人称道的西部奇路,又被当今社会赞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当乘车游览沿途不尽风光时,也许还可以看到屹立路旁的一座座兵站,或许还会走进兵站看看它的风采。但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在40年前的这条千里川藏线上,已经消失了一支兵站部队。这支部队在川藏北线,而我作为其中的一个战士,已经跨出兵站大门40多年了。

岁月的脚步匆匆向前,转眼间,我们这批人大多开始“奔七”了。对于曾经在高原兵站留下的脚印,许多人已经淡忘,而我留存脑中的痕迹依然记忆犹新。在多次举行的战友聚会中,不少战友往往把兵站岁月作为谈资:有的说,参军是大门走对了,小门(到兵站)走错了;也有的人发牢骚埋怨,到兵站是跳进火坑,既出不来,还被烧得浑身是伤;也有的人说,兵站是个冰窟窿,冷得上下牙齿打架;也有人说,兵站是人生的阶梯,能借梯上楼……我对这些议论不感兴趣,同时又觉得不少说法和议论有失偏颇。在闲闷时,回忆起兵站时光,感到兵站是块磨刀石,可以磨砺品格;高原兵站是人生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记录着或深或浅的足迹;高原兵站是本画册,常翻新。

岁月无声,时光有痕。兵站的经历早已打上烙印。在走出兵站营房42年,在我们兵站撤销建制近四十年从而进入历史的今天,回顾我在兵站的生活就显得有些必要。于是,我用叙事的方式打开记忆的几块残片。

## 车过二郎山

时光悄悄溜走。回忆让时光倒流。岁月有波痕,心语便有沧桑。远行和尘封的日子,像月下的迷离树影。

兵站的故事应是从穿上军装开始书写的。可惜那时并不知道我们将去兵站,当时听接兵首长说,我们将去成都,部队是成都的部队,是技术兵种。

带着美好的期待与向往,我们坐轮船,乘火车到达成都后,再坐汽车继续前行。经雅安、始阳,过天全,驶向二郎山。十多辆兵车像蚂蚁般向前爬行。进入山沟,夜雾渐渐落了下来,淹没了山野、河流、山寨。暮色将至时,路边偶尔有几点灯火星光从那些木板房、灰瓦房透了出来。灯光有些暗,如夜中的油灯火苗。但突然见前方有几束较强的灯光。那灯火下,是一方大门。车刚停下,就听前面下车人中有人说兵站到了,是滥池子。滥池子,名字有点怪。公路的两旁,一边是停车场,一边是兵站食宿地。滥池子,真有点烂,冷风无边,地上泥泞四溅,脚一地下,踩得烂泥泛起。虽有残星落山沟,但很快被雪雾吞没。我们在兵站食堂围桌吃一盆盆大锅菜。饭菜热气腾腾,心里仍有冷冷的疑问流出:我们将去何处?

次日早晨,我们告别滥池子,奔向二郎山。

我们这批从长江三峡四川万县入伍的新兵,约190人,乘轮船、坐火车600多公里到达向往已久的成都。我们心里暗暗窃喜,总算离开爬坡上坎、走路脚打闷的川东农村,可是在紧邻成都火

车站的成都军供站睡了一觉后,一个消息隐约传播开来:我们不住成都,我们的部队驻地在川西,还远。到底有多远?去甘孜,你说远不远?没有一个新兵知道甘孜。多少人问:甘孜在什么地方?有人说甘孜在甘肃。这显然是瞎猜。也有人说,甘孜在康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准确。甘孜州的首府在康定,甘孜是甘孜州的一个县。按现在的网络语言说,甘孜是“甘孜的甘孜”。此说有点绕,还是多说几句,把此事交代清楚。五十年代,甘孜州的州府先定在甘孜县,后因当地气候太恶劣,于是将州府改设在气候相对较好的康定。康定距成都300多公里,甘孜距成都700多公里。

那时,我们对这些实情一无所知,心里企盼的远方是个鸟语花香、能够实现理想的洞天福地。那时没读多少书,没有出过远门,更不知道它曾经是西康省的主体,也不知它是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地,更不知它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区级自治州。对于二郎山更是知之甚少。不知道有个美丽传说:远古二郎山是一片汪洋,水怪作乱,一个叫杨二郎的青年,为除妖,把自己化成大山镇压水怪,造福于民;不知道五十年代那首闻名全国的歌词“二郎山,高万丈”,不知它是四千里川藏公路的第一关,不知道那流传多年的俗语“欲翻二郎山,似走鬼门关”。也不知道它在将来会打通两条穿山而过的隧道,进而会在山上修高速公路。我们当年走二郎山,虽是坐车,但抬头望不到天,汽车在山中七弯八拐地向上传行,感到没有尽头。

现在走二郎山,没见到昔日上二郎山的雨、雾,也没有梦、没有幻,只是经过几分钟的时间,客车就穿洞过山。感觉今昔对比反差太大,大得让人不可思议。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我参军入伍,乘坐解放牌卡车西行。坐在敞篷车厢上,一车几十个人,都穿着崭新的绿军装,都睁着大眼睛,掠过山头溪涧,山高气派,融入雪雾,山上树木挂着冰凌,白雪锁山道。

那天,到了半山腰,就下大雪。所有那批新入伍上高原的兵都不会忘记那个白雪皑皑的日子。车过滥池子后,继续乘坐卡车。车顶蒙着帆布篷子,车轮上装上防滑链。车队小心翼翼地爬行在白雪覆盖的山道上。车内有人开始因见冰雪而情绪高昂,不时扒开帆布眺望辽阔壮丽的雪山景色,不久就被颠来颠去的山道弄得骨头快散架,结实的身體像一堆堆烂肉铺在车厢。

车轮下的积雪被压得“咯吱”作响,车身不时地打滑,让人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汽车如负重的老牛,喘着粗气,突突突地向上爬去。车轮滚滚,穿行在雪道弯弯,仿佛五十年代那队逢山开路的将士已经走来,遇河架桥,逢山开路。此刻,我还不知道的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工作,将与这条路挂上钩,有了刻骨铭心的牵手。

川藏公路,本是成成都到西

藏的一条国防公路。而从成都到雅安的路程还算好走,平坦、路宽。感到它的艰难,应该是从二郎山路段开始。但是到了山顶,冷雪有着彻骨寒意。青松枝上,冰凝树枝,玉树临风,寒流四起。山顶却是两重天,山的东边,雪雾笼罩;山的西边,夕阳晚照,尽管有冷气盘旋,但仍觉温暖。那真是山势奇异的所在。坐在车厢,望出去,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山奔来,如龙腾跃;看脚下,雪雾漫漫,近处的一线远山腾细浪,沟底露出没有被雪完全淹没的山石和不知在什么时候摔下山坡、躺在沟谷的车辆残骸,雪风一吹,让人打起寒颤。

车队缓缓地翻过山顶,开始下坡,我的心也终于从嗓子眼落了回去,可二郎山的壮美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同时,一种渺小而又敬畏的感觉涌上心头。

来到山顶,车队停下,十多台大车如蛇般地停在路旁,组成长蛇之阵。山顶路窄,本不该停车,可是车队还是停下了。为什么停?我看见从前面汽车驾驶室跳下一个军官,向路旁不远的一间工房跑去,其敏捷之状如猕猴。他带着从内地购买的东西去见离别多日的爱妻。他的爱妻在邮政部门工作,这段时间驻守山顶工房。而他是新兵连的司务长,去内地接兵已有一月之久。为他停车解决相思之苦,也属温暖的人道选择。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将会成为我的顶头上司。

我们还是些戴着毡帽的蛋子兵,很羡慕那个军官在山顶与妻子相见。别人的团聚,引来我们的喜悦。我们纷纷掀开帆布顶篷,跳下车来活动手脚,哈着白气,说话声、谈笑声和着山风回响。

山深日短,谷狭风长,不宜久留。

有人说,山下就是大渡河,去山下找饭吃去。

大车下山,尽管在七拐八弯的狭窄公路上行驶,腾起一条灰龙,但还是一泻而下,有时在云中穿行,一会儿盘桓向下,一会儿过山口,一会儿穿云间仙境。见到一条白练在山下飘舞,路旁也有村落和瓦房,逐渐增多,泸定城就到了。

我们这批兵,有城市下乡知青,有回乡知青及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无论是为返城参军,还是为找出路入伍,人生理想追求不一,但都有一个朴素而又崇高的情怀:在卫国戍边中建功立业,或策马飞驰草原,或持枪巡逻边防线,或踏破贺兰山阙……

车辚辚,马萧萧。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看着越来越荒凉的高原大地,我们自然想到这首经典唐诗。当军车驶进甘孜县的地域——罗锅梁子时,有人撩开帆布车篷,激动地欢呼:“甘孜,我来了!”(未完待续)

